日知錄集釋

日知錄集釋卷八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州縣賦稅

王士性廣志繹曰天下賦稅有土地肥瘠不甚相遠而徵科乃至懸絕者當是國初草草未定畫一之制而其後相沿不敢議耳如眞定之轄五州二十七縣蘇州之轄一州七縣無論所轄即其實輸之數眞定已當蘇之五而蘇州糧二百三萬八千石眞定止一十萬六千石然猶南北異也若同一北方也河間之繁富二州十六縣登州之貧寡一州七縣相去殆若莛楹而河間糧止六萬一千登州乃二十三萬六千然猶直隸山東異也若在同省漢中二州

十四縣之殷庶視臨洮二州三縣之衝疲易知也而漢中糧止三萬臨洮乃四萬四千然猶各道異也若在同道順慶不大於保寧其轄二州八縣均也而順慶糧七萬五千保寧止二萬然猶兩郡異也若在一邑則同一西南充也而負郭十里田以步計賦以田起二十里外則田以繩量不步矣五十里外田以約計不繩矣官賦無定數私價亦無定估何其懸絕也惟是太平日久累世相傳民皆安之以爲固然不自覺耳夫王者制邑居民則壤成賦豈有大小輕重不同若此之甚哉且以所轄州縣言之眞定三十二西安三十六開封平陽各三十四濟南三十成都三十一而松江鎮江太平止三縣漢陽與化止二縣其直隸之

州則如徐州澤州之四縣郴州之五縣嘉定之六縣潼川之七縣儼然一府也而其小者或至於無縣可轄且明初之制多因元舊平陽一路共領九州殆據山西之半至洪武二年始以澤潞遼沁四州直隸山西行省而今尙有五州若蒲州自古別爲一郡屢次建言皆爲戶部所格歸德一州向屬開封至嘉靖二十四年始分爲府天下初定日不暇給沿元之非遂至二三百年原注崔銑言今之郡大者千里屬邑數十爲長者名數且不能悉奚望其理也宜令大郡不過四百里邑百里然則後之王者審形勢以制統轄度輻員以界郡縣則土田以起徵科乃平天下之先務不可以慮始之艱而廢萬年之利者矣閻氏曰宋紹興十一年知臨江軍王伯淮奏曰淸江縣有稅錢四十餘貫苗米四百餘石入墟田產並在高安經界旣定兩縣隨產認稅于是

清江有稅無田高安有田無稅清江不免以無田之稅增
均于原額之田高安郎以無稅之田減均于原額之稅是
高安得偏輕之利而清江得偏重之害矣又[illegible]懷慶府知
府紀識疏曰如西華縣志洪武二十四年在冊地止一千
九百九十四頃有奇嘉靖十一年新丈地一萬九千七百
七十頃有奇永城縣原地一千五百三十頃有奇嘉靖十
一年新丈出二萬六千六百一十九頃有奇二縣如此他
縣可知是土地實增倍于其舊則糧宜增而不增而顧以
其糧分麗之此輕者益見其輕也至河內縣原編戶一百
二十餘里今併爲八十三里修武縣原編戶六十里今併
爲二十九里他縣亦皆類是人逃而地漸荒則土地已非
其舊夫糧宜減而不減而復以其糧包賠之此重者益重
無[illegible]戶懷慶之民日困征輸而卒無以自安也沒成案先
生此條說詳十卷地畝大小州縣界城閭氏注斛下尤合

太祖實錄洪武八年三月平陽府言所屬蒲解二州距府
闊遠乞以直隸山西行省爲便未許至天啟四年巡按山
西李日宣請以二州十縣分立河中府治運城以運使兼
知府事運同兼清軍運副兼管糧運判兼理刑事下戶部

戶部下山西山西下河東河東下平陽府議之竟寢不行原注按漢河東郡二十四縣後漢二十城魏正始八年分河東之汾北十縣爲平陽郡此所謂欲製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也且商雒之於關內陳許之於大梁德棣之於濟南穎亳之於鳳陽自古不相統屬去府旣遠更添司道於是有一府之地而四五其司道者官愈多而民愈擾職此之由矣昔仲長統昌言謂諸夏有十畝共桑之迫遠州有曠野不發之田范曄酷吏傳亦言漢制宰守曠遠戶口殷大而後漢馬援傳旣平交阯奏言西于縣戶有三萬二千遠界去庭千餘里原注庭縣庭也請分爲封溪望海二縣許之華陽國志巴郡太守但望原注字伯門太山人見風俗通上疏言郡境南北四千東西五千屬縣十四土界遐遠令

尉不能窮詰姦凶時有賊發督郵追案十日乃到賊已遠逃蹤跡絕滅其有犯罪逮捕證驗文書詰訊從春至冬不能究訖繩憲未加或遇德令是以賊盜公行姦宄不絕太守行農桑不到四縣刺史行部不到十縣欲請分爲二郡其後遂爲三巴水經注山陰縣漢會稽郡治也永建中陽羨周嘉上書以縣遠赴會稽至難求得分置遂以浙江西爲吳以東爲會稽此皆遠縣之害已見於前事者也北齊書赫連子悅除林慮守世宗往晉陽路由是郡因問所不便子悅荅言臨水武安二縣去郡遙遠山嶺重疊車步艱難若東屬魏郡則地平路近世宗笑曰卿徒知便民不覺損幹楊氏曰幹郡守所食于郡者子悅荅以所言因民疾苦不敢以私

詛負心嗟乎今之牧守其能不徇於私而計民之便者吾未見其人矣

屬縣

自古郡縣之制惟唐爲得其中今攷地理志屬縣之數京兆河南二府各二十河中太原二府各十三魏州十四廣州十三鎭州桂州各十一其他雖大無過十縣者此其大小相維多寡相等均安之效不可見於前事乎後代之王猶可取而鏡也但其中一二縣之郡亦有可并憲宗元和元年割屬東川六州制曰分疆設都蓋資共理形束壤制亦在稍均將欲蘇以銷萌在立防而不紊故賈生之議以楚益梁宋氏之規割荆爲郢酌於前事宜有變通此雖一

時之言亦經邦制郡之長策也

州縣品秩

漢時縣制萬戶已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唐則州有上中下三等縣有京畿上中中下下六等品各有差攷成案唐制自羈縻州外有雄望赤緊輔上中下八等州見新舊唐書地理志實則以戶口多寡分爲上中下而刺史之秩覩之唐六典所云上州刺史一人從三品中州刺史一人正四品上下州刺史一人正四品下是也唐會要開元十八年三月十七日勅太平時久戶口日殷宜以四萬戶已上爲上州二萬五千戶爲中州不滿二萬戶爲下州其六雄十望州三輔等及別勅同上州都督及畿內州並同上州緣邊州三萬戶已上爲上州二萬戶已上爲中州其親王任中州下州刺史者亦爲上州王去任後仍舊是以刺史之尊督升其州非通制也第六典成于是時則云中州三萬戶以上下州戶不滿三萬者何以岐州若是至縣則新志有赤畿緊望次赤次畿上中中下下十等無云京者攷六典云舊年長安河南洛陽奉先太原晉陽令一人

正五品上京兆河南太原諸縣令各一人正六品上諸州上縣令一人從六品上諸州中縣令一人正七品上諸州中下縣令一人從七品上諸州下縣令一人從七品下是唐時縣之等有十而秩則六也又萬年長安餘下注云開元十一年置北都以晉陽太原爲京縣十七年以奉先同京縣又丞二人從七品上條下注云皇朝置京縣丞三員主簿二人從七品上條下注云皇朝京縣置二人則唐時有京縣明矣先生所云縣有京畿上中中下下六等蓋本諸此不知新志何以遺去京縣故著其說云 太祖實錄吳元年定縣有上中下三等稅糧十萬石已下爲上縣知縣從六品縣丞從七品主簿從八品六萬石已下爲中縣知縣正七品縣丞正八品主簿從八品三萬石已下爲下縣知縣從七品丞簿如中縣之秩洪武六年八月壬辰分天下府爲三等糧二十萬石已上者爲上府秩從三品二十萬石已下者爲中府秩正四品十萬石已下者爲下府秩從四品（原注不知何年始改）

此制洪武十四年十月定考劾法府以田糧十五萬石已上州以七萬石以上縣以三萬石以上親臨王府上司軍馬守禦路當驛道邊方衙要者爲繁不及此者爲簡後乃一齊其品而但立繁簡之目才優者調繁不及者調簡古時列爵惟五之意遂盡亡之矣

府

漢曰郡唐曰州州郎郡也惟建都之地乃曰府唐初止京兆河南二府武后以并州爲太原府元宗以蒲州爲河中府益州爲成都府肅宗以岐州爲鳳翔府荆州爲江陵府德宗以梁州爲興元府惟興元以德宗行幸於此其餘皆建都之地也原注舊唐書田悅傳朱滔自稱冀王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又請李納稱齊王以幽州爲范陽府魏州爲大名府恆州爲眞定府鄆州爲東平府李希烈傳僭號以汴州爲大梁府是則以州稱府者僭也

後梁以汴州爲開封府後唐以魏州爲興唐府鎮州爲眞定府〔原注〕冊府元龜載長興三年中書省奏本朝都長安以京兆府爲上今都雒陽請以河南府爲上其五府舊以鳳翔府爲首河中成都江陵興元爲次中興初升魏博爲興唐府鎮州爲眞定府皆是創業興王之地宜升在五府之上合爲七府至宋而大郡多升爲府王明淸揮麈錄曰太祖皇帝以歸德軍節度使創業升宋州爲歸德府後爲應天府〔錢氏曰〕景德三年太宗以晉王即位升并州爲太原府〔錢氏曰〕大觀元年眞宗以壽王建儲升壽州爲壽春府〔錢氏曰〕政和六年仁宗以昇王建儲升建業爲江寧府英宗以齊州防禦使入繼以齊州爲興德軍神宗自潁王升儲升汝陰〔錢氏曰〕潁州爲順昌府〔錢氏曰〕政和六年哲宗自延安郡王升儲升延州爲延安府〔錢氏曰〕元祐四年徽宗以端王即位升端州爲肇慶府〔錢氏曰〕重和元年欽

宗自定王建儲前已升定州爲中山府(錢氏曰政和三年)太上以康王中興升康州爲德慶府(錢氏曰紹興元年)今上以建王建儲升建安爲建寧府(錢氏曰紹興卅二年)宣和元年六月邢州民董世多進狀以英宗嘗爲鉅鹿郡公又知岳州孫勰進言英宗嘗爲岳州防禦使詔加討論時邢州已升安國軍遂以邢州爲信德府岳州爲岳陽軍是歲十月又詔以列聖潛邸所領地再加討論以眞宗嘗爲襄王升襄州爲襄陽府仁宗嘗爲慶國公升慶州爲慶陽府英宗嘗爲宜州刺史以宜州爲慶遠軍神宗嘗爲安州觀察使以安州爲德安府又嘗爲光國公以光州爲光山軍哲宗嘗爲東平軍節度使以鄆州爲東平府嘗爲均國公以均州爲武當軍徽宗

嘗爲寧國公以寧州爲興寧軍又嘗爲平江鎭江軍節度使並升爲府又以太宗嘗爲睦州防禦使升睦州爲遂昌軍今上郎位之初升隆興寧國常德諸府皆以潛藩擁麾之地也原注隋煬帝大業九年詔曰博陵昔爲定州地居衝要先皇歷試所基王化斯遠故以道冠幽風義高姚邑朕巡撫氓庶爰屆茲邦瞻望郊壥懷德思止可改博陵爲高陽郡赦境內死罪已下給復一年於是召高祖時故吏皆量才授職此前代升郡故事然以先皇涖任之邦追思舊德有此特詔至宋則但列空銜使加恩數矣

玉照新志曰徽宗嘗封遂寧郡王升遂州爲遂寧府嘗封蜀國公升蜀州爲崇慶府沿至於今無郡不府而陋小之處如滁和澤沁郴靖邛眉之類猶以州名又有隸府之州特異其名而親理民事與縣尹無別原注凡唐宋舊設之州並有附郭縣而州不親民事元初省冗官令州官兼領洪武初并附郭縣入州　浦士衡曰國朝建立府州多踵勝國其最異者則以

州統縣而省縣入州刺史而下行縣令之事所謂名存實
異與宋以前不同者也錢氏曰改宋時州升府名濟南本
齊州政和六年襲慶本兖州政和八年興仁本曹州崇寧
三年潁昌本許州元豐三年淮寧本陳州宣和元年開德
本澶州崇寧五年河間本瀛州大觀二年紀在元年慶源
本趙州宣和元年隆德本潞州崇寧三年平陽本晉州政
和六年京兆本永興軍宣和二年臨安本杭州建炎三年
紹興本越州紹興元年平江本蘇州政和三年鎮江本潤
州政和五年慶元本明州紹熙五年瑞安本溫州咸淳元
年建德本嚴州咸淳元年嘉興本秀州慶元元年安慶本
舒州慶元元年江寧本昇州建炎三年改建康府寧國本
宣州乾道二年隆興本洪州隆興元年江陵建炎四年置
荊南府淳熙元年復常德本鼎州乾道元年寶慶本邢州
寶慶元年建寧本建州紹興三十二年崇慶本蜀州淳熙
四年嘉定本嘉州慶元元年潼川本梓州重和元年遂寧
本遂州政和五年順慶本果州寶慶三年隆慶本劍州紹
熙元年同慶本成州寶慶元年恭州紹慶本黔州紹定元年咸
淳本忠州咸淳元年重慶本恭州淳熙十六年英德本英
州慶元元年志失年德慶本康州紹興元年靜江本桂州
紹興三年慶遠本宜州咸淳元年燕山本幽州宣和四年
改雲中本雲州宣和三年成都本益州嘉祐四年復太原
降并州嘉祐五年復陽氏曰後尚有眞定鳳翔二府汝成

案宋史地理志眞定府大府常山郡唐成德軍節度本鎮州慶曆八年初備眞定府路安撫使統眞定府改唐元和十五年始改日鎮州漢仍之尋復爲府周又改爲鎮州今云慶曆八年初置眞定府路統眞定府雖不紀何年始復度已在宋初矣鳳翔府則唐至德初升宋仍之非由州而升故顧氏錢氏皆不數楊氏云後尚有此二府者誤也志云江寧府開寶八年平江南復爲昇州節度天禧元年升爲建康軍節度錢氏考異云殷南唐建都金陵以昇州爲江寧府宋平江南復爲昇州置江寧節度天禧元年升江寧府改江寧軍額日建康此志係未分曉是江寧升府在天禧元年今云建炎三年改建康府蓋數宋高宗時也又志云太原府河東節度太平興國四年平劉繼元降爲緊州軍事攷異云當云降爲并州嘉祐五年復爲太原府與此所疏合第嘉祐五年上距太宗元年且八十五年則與王明清所云太宗以晉王即位升并州爲太原府者異矣錢氏此條下注云大觀元年既與後所疏異攷志云元豐爲次府大觀元年升大都督府非由州而升則注所云益誤矣亦縣之隸於州者則既帶府名又帶州名而其實未嘗管攝於州原注惟到任繳憑必由州轉府尚有餼羊之意體統乖而名實殺矣竊以爲宜仍唐制凡郡之連城

數十者析而二之三之而以州統縣惟京都乃稱府焉豈不晝一而易遵乎楊氏曰此即唐制也

鄉亭之職

漢書百官表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原注宋書百官志漢制丞一人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是爲長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爲少吏原注武帝紀元光六年詔日少吏犯禁甯成傳爲少吏必陵其長吏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原注宋書五家爲伍伍長主之二伍爲什什長主之十什爲里里魁主之十里爲亭亭長主之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張章父爲長安亭長失官是亭長亦稱官也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原注張敞傳注師古曰鄉有秩者嗇夫之類也嗇夫游徼原注宋書又有鄉佐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

賦稅游徼徼循禁賊盜（原注）宋書鄉佐有秩主賦稅三老主教化嗇夫主爭訟游徼主姦非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皆秦制也高帝紀二年二月令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衆爲善置以爲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原注）三老爲鄉官故壺關三老茂得上書言太子　黃霸傳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此其制不始於秦漢也自諸侯兼并之始而管仲爲教子產之倫所以治其國者莫不皆然（原注）管子書曰擇其賢民使爲里君而周禮地官自州長以下有黨正族師閭胥比長自縣正以下有鄙師酇長里宰鄰長則三代明王之治亦不越乎此也夫惟於一鄉之中官之備而法之詳然後天下之治若網之在綱有條而不紊至於今日一切蕩然無

有存者且守令之不足任也而多設之監司監司之又不足任也而重立之牧伯積尊絫重以居乎其上而下無與分其職者雖得公廉勤幹之吏猶不能以為治而況託之非人者乎後魏太和中給事中李沖上言宜準古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長取鄉人强謹者鄰長復一夫里長二黨長三所復復征戍餘若民三載無愆則陟用陟之一等孝文從之詔曰鄰里鄉黨之制所由來久欲使風敎易周家至日見以大督小從近及遠如身之使手榦之總條然後口算平均義興訟息史言立法之初多稱不便及事既施行計省昔十有餘倍於是海內安之後周蘇綽作六條詔書曰非直州郡之官皆須善人爰

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隋文帝師心變古開皇十五年始盡罷州郡鄉官而唐柳宗元之言曰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由此論之則天下之治始於里胥終於天子其灼然者矣故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原注）文獻通考言唐之初止有上中下都督府其後則有節度觀察團練諸使宋之初止有轉運使其後則有安撫提刑等官　唐書代宗紀大曆八年九月癸未晉州男子郇模以麻辮髮持竹筐葦席哭於東市請獻三十字一字爲一事其言者請罷諸州團練使也其言監者請罷諸道監軍使也沈氏曰通志載唐六典開元十道圖曰百戸爲里五里爲鄉兩京及州縣之郭內分爲坊郊外爲村里及村坊皆有正以司督察四家爲鄰五鄰爲保有長以相禁約注曰里正兼課植農桑催調賦役興亡之塗罔不由此（楊氏曰）此論爲得但恐不得其人耳

漢時嗇夫之卑猶得以自舉其職故爰延爲外黃鄉嗇夫仁化大行民但聞嗇夫不知郡縣（原注）後漢書本傳　而朱邑自舒桐鄉嗇夫（原注）縣之鄉　官至大司農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原注）師古曰嘗謂烝嘗之祭　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共爲起冢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絕（原注）漢書循吏傳　二君者皆其縣人也必易地而官易民而治豈其然哉（錢氏曰）漢之三老嗇夫治行尤著者可累擢至大官故賢才恒出其中郡縣掾吏亦然今雖欲重其選而若輩本無出身之路地方官又數凌辱之其願充者不過姦猾無恥之徒而已安能佐縣令之治哉

今代縣門之前多有牓曰誣告加三等越訴笞五十此先朝之舊制亦古者懸法象魏之遺意也今人謂不經縣官

而上訴司府謂之越訴是不然太祖實錄洪武二十七年四月壬午命有司擇民間高年老人公正可任事者理其鄉之詞訟若戶婚田宅鬬毆者則會里胥決之事涉重者始白於官若不由里老處分而逕訴縣官此之謂越訴也

原注宣德七年正月乙酉陝西按察僉事林時言洪武中天下邑里皆置申明旌善二亭民有善惡則書之以示勸懲凡戶婚田土鬬毆常事里老於此剖決今亭宇多廢善惡不書小事不由里老輒赴上司獄訟之繁皆由於此景泰四年詔書猶曰民有怠惰不務生理者許里老依民防例懲治　天順八年三月詔軍民之家有爲盜賊曾經問斷不改者有司即大書盜賊之家四字於其門能改過者許里老親鄰人相保管方與除之此亦古者畫衣冠異章服之遺意

惟其大小之相維詳要之各款然後上不煩而下不擾唐至大曆以後干戈興賦稅煩矣而劉長卿之題雪溪李明府曰落日無王事青山在縣門蓋縣令之職猶不

下侵而小民得以安其業是以能延國命百有餘年迄於僖昭而後大壞然則鳴琴戴星有天下者宜有以處之矣洪熙元年七月丙申巡按四川監察御史何文淵言太祖高皇帝令天下州縣設立老人必選年高有德衆所信服者使勸民爲善鄉閭爭訟亦使理斷下有益於民事上有助於官司比年所用多非其人或出自隷僕規避差科縣官不究年德如何輒令充應使得憑藉官府妄張威福肆虐閭閻或遇上司官按臨巧進讒言變亂黑白挾制官吏比有犯者謹已按問如律竊慮天下州縣類有此等請加禁約上命申明洪武舊制有濫用匪人者并州縣官皆寘諸法然自是里老之選輕而權亦替矣原注英宗實錄言松江知府趙豫和

易近民凡有詞訟屬老人之公正者剖斷有忿爭不已者則己爲之和解故民以老人月之當時稱爲良吏正統以後里老往往保留令丞朝廷因而許之尤爲弊政見於景泰三年十月庚戌太僕寺少卿黃仕揚所奏

漢世之於三老命之以秩頒之以祿而文帝之詔俾之各率其意以道民當日爲三老者多忠信老成之士也上之人所以禮之者甚優是以人知自好而賢才亦往往出於其間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爲義帝發喪而遂以收天下壺關三老茂上書明戾太子之寃史冊炳然爲萬世所稱道近世之老人則聽役於官而靡事不爲故稍知廉恥之人不肯爲此而願爲之者大抵皆姦猾之徒欲倚勢以陵百姓者也其與太祖設立老人之初意悖矣

明初以大戶爲糧長掌其鄉之賦稅多或至十餘萬石運

糧至京得朝見天子洪武中或以人材授官至宣德五年閏十二月南京監察御史李安及江西廬陵吉水二縣耆民六年四月監察御史張政各言糧長之害謂其倍收糧石準折子女包攬詞訟把持官府累經禁飭而其患少息然未嘗以是而罷糧長也惟老人則名存而實亡矣〔原注〕今州縣或謂之耆民或謂之公正或謂之約長與庶人在官者無異

巡檢即古之游徼也〔原注〕元史成宗大德十年正月升巡檢爲九品洪武中尤重之而特賜之敕〔原注〕洪武十三年二月丁卯見御製文集第七卷又定爲考課之法〔原注〕二十五年閏十二月辛卯及江夏侯周德興巡視福建增置巡檢司四十有五〔原注〕二十年四月自宏治以來多行裁革所存不及曩時之半巡檢裁則總督添矣〔原注〕崇禎年至薊州保定各設總督唐自乾元以後

節度觀察防禦使之設正與明代累添總督巡撫兵備相類何者巡檢遏之於未萌總督治之於已亂楊氏曰巡檢裁而總督添此一大升降也

里甲

常熟陳梅曰周禮五家爲比比有長五比爲閭閭有胥四閭爲族族有師五族爲黨黨有正五黨爲州州有長五州爲鄉鄉有大夫其間大小相維輕重相制綱舉目張周詳細密無以加矣而要之自上而下所治皆不過五人蓋於詳密之中而得易簡之意此周家一代良法美意也後世人才遠不如古乃欲以縣令一人之身坐理數萬戶口賦稅色目繁猥又倍於昔時雖欲不叢脞其可得乎愚故爲之說曰以縣治鄉以鄉治保原注或謂之都以保治甲視所謂不

過五人者而加倍焉亦自詳密亦自易簡此斟酌古今之一端也又曰一鄉幾保不妨多少何也因民居也法用圓十甲千戶不得增損何也稽成數也法用方〔沈氏曰保甲之設所以使天下之州縣復分其治也州縣之地廣廣則吏之耳目有不及其民衆衆則行之善惡有未詳保長甲長之所統近而人寡其耳日無不照善惡無所匿從而閭于州縣平其是非則里黨得其治而州縣亦無不得其治今之州縣官奉大吏之令舉行保甲而卒無其效非保甲之法之不善爲保長甲長之人之未善也故舉行保甲必先擇其長保甲之人而後可保長長十甲甲長長百戶分百戶而十人長之謂之牌頭牌頭則庶民之樸直者爲之保長甲長則必擇士之賢者能者爲之使慮士之賢者能者爲今之保長甲長而有所不屑則惟爲州縣者重其事愼其人求之以誠聘之以禮幣告之以欲分治之義而使之整其所屬糾其邪儕兇惡達之州縣亦得展其心思才力自無不屑之患統乎保者爲鄉鄉則就搢紳聘焉其過之隆任之專較之保長甲長而更倍焉及功過已著則權其大小輕重而賞罰進退以爲勸懲必且感德畏威而職無不盡已雖然欲如是非州縣之所得擯爲也責在大吏而大吏亦不得

自專必也奏其事於　朝廷得額定其員矣第其祿位立
考績塹防之法而後可行也夫周官鄉遂之制自兩漢後
魏以迄唐之盛明之初略倣而行之皆得以善治而宜民
而大儒若朱子名臣若蘇綽近世名儒若魏子才顧寧人
又莫不稱爲治欽之基則非迂遠而闊于事情可知在吏
化之初必共議其不便者行之久而利則相與安之矣姚
大令曰譁泉素稱多盜頻年誅捕不爲少矣而攘劫之風
不息則捕之可勝捕哉今　功令以保甲爲弭盜首務此
在西北行之或有效者然行之不善民間已多病之東南
非阻江湖則資大海鬭廣之間山深林密往往兵役所不
能至惟羣兇亡命者匪焉驅之急則奔聚日眾其爲隱憂
甚大又不僅攘劫之患而已譁泉惠潮各郡人民聚族而
居强悍素著藏匿兇聽常臨以兵役數千不能得一罪人
令欲比大其戶著籍察之又日吏月易使往其出入生死
遷徙具報于官恐愚頑之民未能若是紛紛不憚煩也瑩
常以爲保甲之法宜審時度地變通而行之但師其意可
矣

掾屬

古文苑注王延壽桐柏廟碑人名謂掾屬皆郡人可攷漢

世用人之法今攷之漢碑皆然不獨此廟蓋其時惟守相命於朝廷而自曹掾以下無非本郡之人故能知一方之人情而為之興利除害其辟用之者即出於守相而不似後代之官一命以上皆由於吏部故廣漢太守陳寵入為大司農和帝問在郡何以為理寵頓首謝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主簿鐔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帝乃大悅至於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委功曹岑晊並謠達京師名標史傳而鮑宣為豫州牧郭欽奏其舉錯煩苛代二千石署吏是知署吏乃二千石之職州牧代之尚為煩苛今以天子而代之宜乎事煩而日不給（原注）隋文帝開皇二年罷辟署令吏部除授品官為州郡佐官其時劉炫對牛弘以為往者州惟置綱紀

（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餘具僚則長官自辟是知自辟掾屬卽齊魏之世猶然　宋史選舉志宋初內外小職任長吏得自奏辟熙寧閒悉罷歸選部然要處職任如沿邊兵官防河捕盜重課額務場之類尋又立專法聽舉於是辟置不能全廢也）又其變也銓注之法改爲掣籤而吏治因之大壞矣

京房傳房爲魏郡太守自請得除用他郡人因此知漢時掾屬無不用本郡人者房之此請乃是破格杜氏通典言漢縣有丞尉及諸曹掾多以本郡人爲之三輔縣則兼用他郡（原注黃霸傳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如淳曰三輔郡得任用他郡人而卒史獨二百石所謂尤異者也）及隋氏革選盡用他郡人（沈氏曰陳諒直云隋氏罷鄉官革自辟調選人改薦舉紛紛更易盡以私弊防天下之人三代之法未盡泯于秦者至此而無餘卒等于秦之速亡信乎治天下者在彼不在此也）

唐高宗時魏元同爲吏部侍郎上疏言臣聞傳說曰明王

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理人昔之邦國今之州縣士有常君人有定主自求臣佐各選英賢其大臣乃命於王朝耳秦并天下罷侯置守漢氏因之有沿有革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已下其傳相大官則漢爲置之州郡掾史督郵從事悉任之於牧守爰自魏晉始歸吏部遞相祖襲以迄於今用刀筆以量才按簿書而察行法令之弊其來已久蓋君子重因循而憚改作有不得已者亦當運獨見之明定卓然之議如今選司所行者非上皇之令典乃近代之權道所宜遷革實爲至要何以言之夫丈尺之量所及者蓋短鍾庾之器所積者寧多況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可委之數人之手乎

假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鏡力有所極照有所窮銓綜旣多紊失斯廣又以比居此任時有非人豈直愧彼淸通亦將竭其庸妄情故旣行何所不至贓私一啟以及萬端至乃爲人擇官爲身擇利顧親疏而舉筆看勢要而措情加以厚貌深衷險如谿壑擇言觀行猶懼不周今使百行九能析之於一面具僚庶品專斷於一司其亦難矣天祚大聖比屋可封成以爲有道恥賤得時無怠諸色入流歲以千計羣司列位無復增多官有常員人無定限選集之始霧積雲屯擢敘於終十不收一淄澠雜混玉石難分用舍去留得失相半撫卽事之爲弊知及後之滋失夏殷以前制度多闕周監二代煥乎可觀諸侯之臣不皆命於天子王

朝庶官亦不專於一職故穆王以伯冏爲太僕正命之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此則令其自擇下吏之文也太僕正中大夫耳尚以僚屬委之則三公九卿亦必然矣周禮太宰內史並掌爵禄廢置司徒司馬別掌興賢詔事當是分任於羣司而統之以數職各自求其小者而王命其大者焉夫委任責成君之體也所委者當則所用者精裴子野有言曰官人之難先王言之尚矣居家覩其孝友鄉黨服其誠信出入觀其志義憂歡取其智謀煩之以事以觀其能臨之以利以察其廉周禮始於學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之王庭其在漢家尚猶然矣州郡積其功能然後爲五府所辟五府舉其掾屬

而升於朝三公參得除署尚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關者眾一士之進其謀也詳故官得其人鮮有敗事魏晉反是所失固多子野所論蓋區區之宋朝耳猶謂不勝其弊而況於當今乎臣竊見制書每令三品五品薦士下至九品亦令舉人此聖朝側席旁求之意也而褒貶未明莫慎所舉且惟賢知賢聖人篤論身且濫進鑒豈知人今欲務得實才兼宜擇其舉主流清以源潔影端由表正不詳舉主之行能而責舉人之庸濫不可得已漢書云張耳陳餘之賓客廝役皆天下俊傑彼之蕞爾猶能若斯況以神皇之聖明國家之德業而不建久長之策為無窮之基盡得賢取士之術而但顧望魏晉之遺風留意周隋之舊事臣

竊惑之伏願稍回聖慮特采芻言略依周漢之規以分吏部之選郎望所用精詳鮮於差失疏奏不納

元宗時張九齡爲左拾遺上言夫吏部尚書侍郎以賢而授者也雖知人之難豈不能拔十得五今膠以格條據資配職無得賢之實若刺史縣令必得其人於管內歲當選者使考才行可入流品然後送臺又加擇焉以所用多寡爲州縣殿最則州縣慎所舉可官之才多吏部因其成無今日之繁矣原注柳渾傳德宗嘗親擇吏宰畿邑有效召宰相語皆賀帝得人渾獨不賀曰此特京兆尹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承大化尹當求令長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帝然之

都令史

通典晉有尚書都令史八人秩二百石與左右丞總知都

臺事宋齊八人梁五人謂之五都令史舊用人常輕原注續漢百官志尚書令史十八人二百石然梁冀傳曰學生桂陽劉常當世名儒冀召補令史以辱之則知此職非士流之所爲也武帝詔曰尚書五都職參政要非但總理衆局亦乃方軌二丞頃雖求才未臻妙簡可革用士流以盡時彥乃以都令史視奉朝請其重之如此彼其所謂都令史者猶爲二百石之秩而間用士流爲之然南齊陸慧曉爲吏部郎吏部都令史歷政以來咨執選事慧曉任己獨行未嘗與語帝遣人語慧曉曰都令史諳悉舊貫可共參懷慧曉曰六十之年不復能咨都令史爲吏部郎也故當日之爲吏部者多克舉用人之職自隋以來令史之任文案煩屑漸爲卑冗不參官品原注金史皇統八年用進士爲尚書省令史正隆二年罷世宗紀大定二

年二月甲寅復用進士爲尚書省令史二十三年閏月戊午上謂宰臣曰女直進士可依漢兒進士補省令史夫儒者操行清潔非禮不行以吏出身者自幼爲吏習其貪墨至於爲官性不能改政道興廢實由於此章宗紀明昌二年五月戊辰詔御史臺令史並以終場舉人充李完傳言尚書省令史正隆閒用雜流大定初以太師張浩奏請始統取進士天下以爲常令乞以三品官子孫及終場舉人委臺官辟用上納其言選舉志言金代科目得人爲盛諸宮護衛及省臺部譯史令史通事仕進皆列於正班斯則唐宋以來之所無者豈非因時制宜而以漢法爲依据者乎以令史官至宰執者移剌道魏子平孟浩梁肅張萬公粘割斡特勒董師中王蔚馬惠迪馬諟楊伯通賈銓孫鐸孫即康賈益謙皆有傳至於今世則品彌卑權彌重八柄詔王乃不在官而在吏矣

舊唐書許子儒居選部不以藻鑑爲意有令史緫直原注新舊書並作句直句音勾是宋人滅筆字今據冊府元龜正之是其腹心每注官多委令下筆子儒但高枕而臥語緫直云平配由是補授失序傳爲

戶實嗟乎未若今日之以緱直爲當官以平配爲著令也胥史之權所以日重而不可拔者任法之弊使之然也開誠布公以任大臣疏節闊目以理庶事則文法省而徑竇清人材庸而狐鼠退矣

吏胥

天子之所恃以平治天下者百官也故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又曰天工人其代之今奪百官之權而一切歸之吏胥是所謂百官者虛名而柄國者吏胥而已郭隗之告燕昭王曰亡國與役處吁其可懼乎秦以任刀筆之吏而亡天下此固已事之明驗也

唐鄭餘慶爲相有主書滑渙久司中書簿籍與內官典樞

密劉光琦相倚爲姦每宰相議事與光琦異同者令渙往請必得四方書幣貲貨充集其門弟泳官至刺史及餘慶再入中書與同僚集議渙指陳是非餘慶怒叱之未幾罷爲太子賓客其年八月渙贓汚發賜死憲宗聞餘慶叱渙事甚重之久之復拜尚書左僕射（原注唐書本傳）韋處厚爲相有湯銖者爲中書小胥其所掌謂之孔目房宰相遇休假有內狀出即召銖至延英門付之送知印宰相由是稍以機權自張廣納財賄處厚惡之謂曰此是半裝滑渙矣乃以事逐之（原注冊府元龜）夫身爲大臣而有甘臨之憂係遯之疾則今之君子有媿於唐賢多矣

謝肇淛曰從來仕宦法罔之密無如今日者上自宰輔下

至驛遞倉廵莫不以虛文相酬應而京官猶可外吏則愈甚矣大抵官不留意政事一切付之胥曹而胥曹之所奉行者不過已往之舊牘歷年之成規不敢分毫踰越而上之人旣以是責下則下之人亦不得不以故事虛文應之一有不應則上之胥曹又乘隙而繩以法矣故郡縣之吏宵旦竭蹷惟日不足而吏治卒以不振者職此之由也

又曰國朝立法太嚴如戶部官不許蘇松浙江人爲之以其地多賦稅恐飛詭爲姦也然弊孔蠹竇皆由吏胥堂司官遷轉不常何知之有今戶部十三司胥筭皆紹興人可謂目察秋毫而不見其睫者矣

先生郡縣論八曰善乎葉正則之言曰今天下官無封

建而吏有封建州縣之皦吏胥窟穴其中父以是傳子兄以是傳弟而其尤桀黠者則進而爲院司之書吏以掣州縣之權上之人明知其爲天下之大害而不能去也使官皆千里以內之人習其民事而又終其身任之則上下辨而民志定矣文法除而吏事簡矣官之力足以御吏而有餘吏無所以把持其官而自循其法昔人所謂養百萬虎狼于民閒者將一旦而盡去治天下之愉快孰過于此又隨筆曰一邑之中食利于官者亡慮數千人恃訟煩刑苛則得以嚇射人錢故一役而恆六七人共之若不生事端何以自活宜每役止留一正副供使餘並罷遣令自便營業而大要又在省事省事則

無所售其嬲射即勒之應役將有不願而逃去者尤安民之急務也

法制

法制禁令王者之所不廢而非所以爲治也其本在正人心厚風俗而已故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周公作立政之書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愼又曰庶獄庶愼文王罔敢知于茲其丁寧後人之意可謂至矣秦始皇之治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於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而秦遂以亡太史公曰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然則法禁之多乃所以爲趣亡之具而愚闇之君猶以爲未至也杜

子美詩曰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又曰君看燈燭張轉使飛蛾密其切中近朝之事乎

漢文帝詔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夫三老之卑而使之得率其意此文景之治所以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而上擬於成康之盛也楊氏曰與任吏胥刷病別發歸于不振而已

諸葛孔明開誠心布公道而上下之交人無間言以蕞爾之蜀猶得小康魏操吳權任法術以御其臣而篡逆相仍略無寧歲天下之事固非法之所能防也

叔向與子產書曰國將亡必多制夫法制繁則巧猾之徒皆得以法爲市而雖有賢者不能自用此國事之所以日

非也善乎杜元凱之解左氏也曰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原注）宣公十二年傳解前人立法之初不能詳究事勢豫爲變通之地後人承其已弊拘於舊章不能更革而復立一法以救之於是法愈繁而弊愈多天下之事日至於叢脞其究也眊而不行（原注）語出漢書董仲舒傳師古曰眊不明也上下相蒙以爲無失祖制而已此莫甚於有明之世如勾軍行鈔二事立法以救法而終不善者也

宋葉適言國家因唐五代之極弊收斂藩鎭之權盡歸於上一兵之籍一財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爲之也欲專大利而無受其大害遂廢人而用法廢官而用吏禁防纖

悉特與古異而威柄最爲不分雖然豈有是哉故人才衰乏外削中弱以天下之大而畏人是一代之法度又有以使之矣又曰今內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極一世之人志慮之所周浹忽得一智自以爲甚奇而法固已備之矣是法之密也然而人之才不獲盡人之志不獲伸昏然俛首一聽於法度而事功日墮風俗日壞貧民愈無告姦人愈得志此上下之所同患而臣不敢誣也又曰萬里之遠嚬呻動息上皆知之雖然無所寄任天下泛泛焉而已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而羣臣不與也夫萬里之遠皆上所制命則上誠利矣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而其害如之何此外寇所以憑

陵而莫禦讎恥所以最甚而莫報也

陳亮上孝宗書曰五代之際兵財之柄倒持於下藝祖皇帝束之於上以定禍亂後世不原其意束之不已故郡縣空虛而本末俱弱

洪武六年九月丁未命有司庶務更月報為季報以季報之數類為歲報凡府州縣輕重獄囚即依律斷決不須轉發果有違枉從御史按察司糾劾令出天下便之（管氏曰明之時大臣專權今則閣部督撫率不過奉宣職業明之時言官爭競今則給事御史皆不得大有論列明之時士多講學今則聚徒結社者渺焉無聞明之時士持清議今則一使事科舉而場屋策士之文及時政者皆不錄明俗弊矣其初意則主於養士氣蓄人材力舉而盡變之則於理不得其平而更起他弊何者患常出於所防而敝每生於所矯）

省官

光武中興海內人民可得而數裁十二三鄣塞破壞亭燧絕滅或空置太守令長招還流民帝笑曰今邊無人而設長吏治之如春秋素王矣以故省并郡國及官僚屢見於史而總之曰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役務從簡寡至乃十存一焉以此知省官之故緣於少事今也文書日以繁獄訟日以多而爲之上者主於裁省則天下之事必將叢脞而不勝不勝之極必復增官而事不可爲矣〔沈氏曰嘉靖元年十二月甲午詔革冗官各司府州縣添設添注署職之員除錢糧重繁者照舊存留外其餘參政參議同知通判縣丞不係額設者悉令回籍待缺取補〕〔汝成案〕宋太祖詔曰吏員猥雜難以求治俸祿鮮薄難以責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此言眞達治體

晉荀勗之論以爲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

相漢載其淸靜民以寧一所謂淸心也抑浮說簡文案略細苛宥小失有好變常以徼利者必行其誅所謂省事也此探本之言為治者識此可無紛紛於職官多寡之閒矣

選補

漢宣帝時盜賊並起徵張敞拜膠東相請吏追捕有功效者得壹切比三輔尤異原注如淳曰壹切權時也趙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又循吏傳左馮翊有二百石卒史此之謂尤異也天子許之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是漢時縣令多取郡吏之尤異者是以習其事而無不勝之患今則一以畀之初釋褐之書生其遍曉吏事者十不一二而耎弱無能者且居其八九矣又不擇其人之材而以探籌投鬮為選用之法是以百里之命付之闒

茸不材之人既以害民而卒至於自害於是煩劇之區遂爲官人之陷穽而年年更代其弊益深而不可振矣然漢時之吏多通經術故張敞得而舉之宣帝得而用之今天下儒非儒吏非吏則吾又不識用之何從也

于慎行筆麈言太宰富平孫公丕揚患中人請託難於從違大選外官立爲掣籤之法一時宮中相傳以爲至公下逮閭巷翕然稱誦而不知其非體也（楊氏曰富平之爲此一時之權宜也如崔亮之停年或且以爲聖人矣非深識之士烏知其權哉）古人見除吏條格卻而不視以爲一吏足矣奈何銜鑑之地自處於一吏之職而無所秉成亦已陋矣至於人才長短各有所宜資格高下各有所便地方繁簡各有所合道里遠近各有所準乃一付之

於籤是掩鏡可以索照而折衡可以坐揣也從古以來不聞此法（汝成案陳鼎東林列傳孫丕揚傳先是大選外官競爲請託丕揚創爲掣籤法分籤爲四隅東北則北京山東爲主而以河南之汝彰歸德京之廬鳳淮揚附之東南則南京浙江福建江西廣東爲主而以廣西之梧州平樂桂林附之西北則陝西山西爲主而以河南之懷慶開封河南南陽湖廣之郴陽附之西南則以湖廣四川雲南貴州爲主而廣西之柳州南寧慶遠潯州太平附之至於起復調簡地僻缺抓或人浮於缺又借附近之地以通籤法之窮吏部之有掣籤自丕揚始也致明史選舉志其初用括闔法至萬曆間文選員外郎倪斯蕙條上銓政十八事其一曰議掣籤尙書李戴擬行報可孫丕揚匯而行之然則掣籤不始於當平也特分地至富平始詳云）南人選南北人選北此昔年舊例宋政和六年詔知縣注選雖甚遠無過三十驛三十驛者九百里也今之選人動涉數千里風土不語語音不曉而赴任寧家之費復不可量是率天下而路也欲除銓政之弊豈必如此而後爲至

公邪夫人主苟能開誠布公則自大臣以下至於京朝官無不可信之人而銓選之處有不必在京師者唐貞觀元年京師穀貴始分人於雒州置選至開耀元年以關外道里迢遞河雒之邑天下之中始詔東西二曹兩都分簡留放既畢同赴京師謂之東選是東都一掌選也黔中嶺南閩中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選擇土人補授上元（原注）高宗三年八月壬寅敕自今每年遣五品已上彊明清正官充南選使仍令御史同往注擬（原注）杜子美有送魏司直充嶺南掌選崔郎中判官詩曰選曹分五嶺使者歷三湘儒學傳仲子陵蜀人典黔中選補秉傳過家西人以為榮大歷十四年十二月己亥詔專委南選使停遣御史是黔中嶺南閩下各一掌選也（原注）新書張九齡為桂州都督兼嶺南按察選補使而九齡又即嶺南之人李峴傳曰代

宗郎位徵峴爲荆南節度江陵尹知江淮選補使又曰罷相爲吏部尚書知江淮選舉置銓於洪州劉滋傳曰興元元年改吏部侍郎往洪州知選事時京師寇盜之後天下旱蝗穀價翔貴選人不能赴調乃命滋江南典選以便江嶺之人是江南又一掌選也宋神宗詔川陝福建廣南八路之官罷任迎送勞苦令轉運司立格就注免其赴選是亦參用唐人之法原注建炎南渡始詔福建二廣闕並歸吏部唯四川仍舊今之議者必曰如此多請託之門而啟受賕之徑豈唐人盡清廉而今人皆貪濁邪夫子之告仲弓曰舉爾所知今之取士禮部以糊名取之是舉其所不知也吏部以掣籤注之是用其所不知也是使其臣拙於知人而巧於避事及乎赴任

之後人與地不相宜則吏治墮吏治墮則百姓畔百姓畔則干戈興於是乎軍前除吏而并其所爲尺寸之法亦不能守豈若廓然大公使人得舉其所知而明試以功責其成效於服官之日乎唐太宗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五品已上各舉一人原注阮宗開元九年敕京官五品已上外官刺史四府上佐各舉縣令一人視其政善惡爲舉者賞罰沈氏曰開元十三年上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爲刺史命宰相諸王及諸司長官臺郎御史餞于維濱供張甚盛賜以御膳太常具樂內坊歌妓上自書十韻詩賜之有明正統元年十一月乙卯敕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廉潔公正明達事體堪任御史者一人在京四品官及國子監翰林院堂上官各部郎中員外郎六科掌科給事中各道掌道御史各舉廉慎明敏寬厚愛民堪任知縣者一人吏部

更加詳察而擢用之夫欲救今時之敝必如此而後賢才可得政理可興也

自南北互選之後赴任之人動數千里必須舉債方得到官而土風不諳語言難曉政權所寄多在猾胥夜成燾曾子固曰均之為吏或中州之人用于荒邊側境山區海聚之閒蠻夷異域之處或燕川越蜀海外萬里之人用于中州以至四起之鄉相易而往其山行水涉沙莽之馳往往則風霜冰雪瘴霧之毒之所侵加蛟龍虺蜴虎豹之摯之所抵礪衝波急湍隤崖落石之所覆壓其進也莫不叢櫝舉藥選舟易馬力兵曹伍而後動戒朝齊夜變更寒暑而後至至則宮廬器械被服飲食之具土風氣候之宜與夫人民謠俗語言習尚之務具變難遵而其情難得也則多愁居傷處歎息而思歸及其久也所習已安所蔽已解則歲月有期可引而去矣故不得專一精思修治具以宜布天子及下之仁而為後世可守之法也或九州之人各用于其土不在西封在東境士不必勤舟車與馬不必力而已傳其邑都坐其堂奧道途所次升降之倦凌冒之虞無有接于其形動于其慮至則耳目口鼻百體之所養如不出乎其家

父兄六親故舊之人朝夕相見如不出乎其果山川之形土田市井風謠習俗辭說之變利害得失善惡之條貫非其童子之所聞則其少長之所遊覽非其自得則其鄉之先生老者之所告也所居已安所有事之宜皆已習熟如此故能專慮致勤職事以實上恩而修百姓之急其施為先後不待旁諮久察而與奪損益之幾已斷于胸中矣豈畢夫孤客遠寓之憂而以矜且決事哉曾民所云蓋在政和未定制以前與先生論明代互選之得失正合後人論議大率祖此其他弊端亦可類推第淳候既滴嫌怨易債易除近郡則就法重輕害亦匪細令定合發授等官不選本郡與史以上不選同省任滿定以六年親老可乞近地銓政既詳私恩亦遂鄰省則風土人情不甚殊異罔易設施遠省則歲月既遙揣量委曲興利除害寔慮難銓廉明惠愛者盡心民事遐邇何殊若皆庸貪贖者卽除本郡求何益之有哉

昔唐之季世嘗暫一行之於嶺南矣文宗開成五年十一月嶺南節度使盧鈞奏伏以海嶠擇吏與江淮不同若非諳熟土風卽難搜求人獲且嶺中往日之弊是南選今時之弊是北資臣當管二十二州惟韶廣二州官僚

每年吏部選授若非下司貧弱令史即是遠處無能之流比及到官皆有積債十中無一肯識廉恥臣到任四年備知情狀其潮州官吏伏望特循往例不令吏部注擬且委本道求才若攝官廉慎有聞依前許觀察使奏正事堪經久法可施行敕旨依奏原注冊府元龜　唐書韓佽元和中爲桂管觀察使部二十餘州自參軍至縣令無慮三百員吏部所補纔十一餘皆觀察使商才補職　歐陽詹泉州晉江人其先皆爲本州州佐縣令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雖能通文書吏事不肯北宦　此固昔人以爲敝法而改絃者矣處台衡者其可不用讀書人哉楊氏曰今所以無言及者避嫌之法勝也

掣籤之法未行選司猶得意爲法闕雖多有爲人擇地亦何能爲地擇人自新法既行並以聽之不可知之數而繁劇之區有累任不得賢令相繼褫斥者夫君子之道在乎

至公存一避嫌之心遂至以人牧爲嘗試昔唐皎爲吏部侍郎嘗引入銓或云其家在蜀乃注與吳復有言親老先任江南郎唱之隴右史書以爲譏笑以此用人豈能致太平之理哉實錄言洪武四年正月壬辰河南府知府徐麟以母老居蘄之廣濟請終養詔改麟爲蘄州府知府俾就養其母聖主之興坦懷待物其所以勸羣臣者至矣錢氏曰今州縣既分選調爲二等而督撫又請揀發人員到省試用于是部選之缺扣留者十之八九銓選之權盡移於督撫而墨吏日甚一日此不信銓部而信督撫之弊也督撫之權愈重而州縣之包苴愈不可禁每一缺出鑽營得之者輒不惜盈千累萬之賄安望其中有良吏哉碩民但知掣籤之不得人而不知外有需缺之病國殃民其弊更深且毒也然則孫丕揚籤掣之法未可厚非督撫既有舉劾之權不宜更假以銓選之法內輕而外重恐非杜漸防微之計也

萬曆末常熟顧大韶作竹籤傳其文做毛穎傳爲之詞籤對主上言上而庶吉士科道之選下而鄉會試取士壹皆用臣臣乃得展其材此憤世滑稽之言然以之曉人可謂罕譬而喻矣夫楚王之厭紐盆子之探符古之人用以立帝立王而今日屢屢施之選人乎

唐時所謂銓者有留有放〔原注〕唐書選舉志凡取人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辯正三曰書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勞得者爲留不得者爲放總章二年司列少常伯裴行儉始設長名牓宋白曰長名牓定留放留者入選放者不得入選〔原注〕長安志曰尚書省之南別有吏部選院謂之吏部南院選人引集之所其牓列於院外楊國忠傳故事歲揭版南院爲選式是也已定注則過門下侍中給事中按閱有不可黜之故放者多而留者

少景雲中以宋璟爲吏部尚書李乂盧從愿爲侍郎皆不畏強禦請謁路絶集者萬餘人留者三銓不過二千人服其公宋時此法猶存孝宗乾道元年五月乙亥詔未銓試人毋得堂除未有若近代之一登科而受祿如持券者也

停年格

今之言停年格者皆言起於後魏崔亮今讀亮本傳而知其亦有不得已也傳曰遷吏部尚書時羽林新害張彝之後靈太后令武官得依資入選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前尚書李韶循常擢人衆情嗟怨亮乃奏爲格制不問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爲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於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則先擢用沈滯者皆稱其能亮外甥司

空語議劉毅安以書規亮曰殷周以鄉勢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諦觀在昔莫不審舉雖未盡美足應十收六七而朝廷貢秀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惟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惟辨氏族不考人才至於取士之途不博沙汰之理未精而舅屬當銓衡宜改張易調如之何反爲停年格以限之天下之士誰復修厲名行哉亮荅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乘時徼幸得爲吏部尚書常思同升舉直以報明主之恩乃其本願所爲此格有由而然今已爲汝所怪千載之後誰知我哉古今不同時宜須異何者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書尚書據狀量人授職此乃與天下羣賢共爵人也吾謂當爾之時無

遺才無濫舉矣而汝猶云十收六七況今日之選專歸尚書以一人之鑑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究竟人物何異以管窺天而求其博哉今勳人甚多又羽林入選武夫崛起不解書計惟可彍弩前驅指蹤捕噬而已忽令垂組乘軒責以治效是所謂未曾操刀而使專割又武人至多官員至少設令千人共一官猶無官可授況一人望一官何由不怨哉吾近而執不宜使武人入選請賜其爵厚其禄既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限以停年耳昔子產鑄刑書以救敝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汝以古禮難權宜哉仲尼有言知我者春秋罪我者亦春秋吾之此指其猶是也但令將來君子知吾意焉後甄琛元修義城陽

王徽相繼爲吏部尚書利其便己踵而行之自是賢愚同貫涇渭無别魏之失才自亮始也（原注）辛琛爲吏部尚書上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使惟取年勞不簡賢否義均行雁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書奏不報然觀其答書之指攷其時事由羽林之變既姑息於前武人之除復濫開於後不得已而爲此例今也上無陵壓之勳人下無譟呼之叛黨何疑何憚而不復前王之制乃以停年爲斷乎

魏書辛雄傳上疏言自神龜末來專以停年爲選士無善惡歲久先敘職無劇易名到授官執案之吏以差次日月爲功能銓衡之人以簡用老舊爲平直且庸劣之人莫不貪鄙委斗筲以共治之重託碩鼠以百里之命皆貨賄是

求肆心縱意禁制雖煩不勝其欲致令徭役不均發調違
謬箕斂盈門囚執滿道二聖明詔寢而不遵畫一之法懸
而不用自此中外之民相將爲亂蓋由官授不得其人百
姓不堪其命故也嗚呼此魏之所以未久而亡也歟
北齊書文襄帝紀攝吏部尚書魏自崔亮以後選人常以
年勞爲制文襄乃釐改前式銓擢惟在得人又沙汰尚書
郎妙選人地以充之至於才名之士咸被薦擢
通典唐自高宗麟德以後承平既久人康俗阜求進者衆
選人漸多總章二年裴行儉爲司列少常伯始設長名姓
歷牓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官資高下升降以爲故事其
後莫能革焉至元宗開元十八年行儉子光庭爲侍中兼

吏部尙書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祿者又州縣亦無等級或自大入小或初近後遠皆無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資格（原注新唐書本傳初吏部求人不以資考爲限所獎拔惟其才往往得俊乂任之士亦自奮其後士人猥衆專務趨競銓品枉撓光庭懲之因行倚長名牓乃爲循資格凡官罷滿以若干選而集各有差等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限年躡級不得踰越非負譴者皆有升無降庸愚沈滯者皆喜謂之聖書雖小有常規而掄才之方失矣其有異才高行聽擢不次然有其制而無其事有司但守文奉式循資例而已自宋以下年資之制大抵皆本於光庭也

宋孫洙資格論曰三代以下選舉之法其始終一切皆失

者其國家資格之制乎今賢材之伏於下者資格閡之也職業之廢於官者資格牽之也士之寡廉鮮恥者爭於資格也民之困於虐政暴吏資格之人衆也萬事之所以玩弊百吏之所以廢弛法制之所以頹爛決潰而不之救者皆資格之失也惟天之生大賢大德也非以私厚其人將使之輔生民之治者也惟人之有大材大智者非以獨樂其身將以振生民之窮者也今小人累日而取貴仕君子側身而困卑位賢者戴不肖於上而愚者役智者於下爵不考德祿不授能故曰賢材之伏於下者資格閡之也才足以堪其任小拘歲月而防之矣力不足以稱其位增累考級而得之矣所得非所求也所求非所任也位不度才

功不索實故曰職業之廢於官者資格牽之也今夫計歲閥而爭年勞者日夜相躐也有司躐一名差一級則攝衣而羣爭揔矣其甚者或懷黃救而置於丞相之前也其行義去市賈者亡幾耳故曰士之寡廉鮮恥者爭於資格也來而暴一邑旣歲滿矣又去而虐一州也非以贓敗至死不黜虎吏齦牙而食於民賢者鬱死於巖穴而赤子不得愛其父母也故曰民之困於虐政暴吏者資格之人衆也夫資格之法起於後魏崔亮而復行之於唐之裴光庭是二子者其當世固已罪之不待後人之譏矣然而行之前世不過數十年者也後得稱職者矯而更之故其患不大今資格之弊流漫根結踵爲常法方且世世而遵行之矣

往者不知非來者不知矯故曰舊事抏弊百吏廢弛法制頹爛決潰而不之救也雖然不無小利也小便也利之者惷愚而廢滯者也便之者耄老而庸昏者也而於天下國家焉則大失也大害也然而提選部者亦以是法爲簡而易守也百品千羣不復銓敘人物而綜覈功實一吏在前勘簿呼名而授之矣坐廟堂者亦以是法爲要而易行也大官大職列籍按氏差第日月遷然而登之矣上下相冒而賢材去愈遠可爲太息也爲今之急誠宜大讞弊法簡拔異能爵以功爲先後用以才爲序次無以積勤累勞者爲高敘無以深資久考者爲優選智愚以別善否陳前而萬事不治庶功不熙者臣愚未嘗聞也

金章宗謂宰臣曰今之用人太拘資歷循資之法起於唐代如此何以得人乎章政事張汝霖對曰不拘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材上曰崔祐甫爲相未踰年薦八百人豈皆非常之材與

銓選之害

宋葉適論銓選之害曰夫甄別有序黜陟不失者朝廷之要務也故自一命以上皆欲用天下之所賢者而不以便其不肖者之人竊怪人主之立法常爲不肖者之地而消靡其賢才以俱入於不肖而已而其官最要其害最甚者銓選也吏部者朝廷喉舌之處也尚書侍郎者天子貴近之臣也處之以其地任之以其官與之以甄別黜陟天下

士大夫之柄而乃立法以付之曰吾一毫不信汝也汝一毫不自信也其人之賢否其事之罪功其地之遠近其貧之先後其祿之厚薄其闕之多少則曰是一切有法矣天下法度之至詳曲折詰難之至多士大夫不能一舉措手足者顧無甚於銓選之法也嗚呼與人以官賦人以祿生民之命致治之本由此而出矣柰何舉天下之大柄而自束縛蔽蒙之乃爲天下大弊之源乎雖然是幾百年於是矣其相承者非一人之故學士大夫勤身苦力誦說孔孟傳道先王未嘗不知所謂治道者非若今日之法度也及其一旦之爲是官喋舌拱手四顧吏胥以問其所當知之法令吏胥上下其手以視之其人亦抗然自辨曰吾有司

也固當守此法而已嗟夫豈其人之本若是陋哉陛下有是名器爲鼓舞羣動之具與奪進退以敘天下何恐襲數百年之弊端汩沒於區區壞爛之法以消靡天下之人才而甘心以便其不肖如此則治道安從出而治功安從見哉況自唐中世以前吏部用人之意猶有可攷今之所循者乃其衰亂之餘弊耳百王之常道不容於陛下而不復也

楊萬里作選法論其上篇曰臣聞選法之弊在於信吏而不信官信吏而不信官故吏部之權不在官而在吏三尺之法適足以爲吏取富之源而不足以爲朝廷爲官擇人之具所謂尚書侍郎二官者據案執筆閉目以書紙尾而

已且夫吏之犯法者必治而受賕者必不赦朝廷之意豈眞信吏而不信官者邪非朝廷之意也法也意則信官也法則未嘗信官也朝廷亦不自信也天子不自信則法之可否孰決之決之吏而已矣夫朝廷之立法本以防吏之爲姦而其用法也則取於吏而爲決則是吏之言勝於法而朝廷之權輕於吏也其言至於勝法而其權至重於朝廷則吏部長貳安得而不吏之奉哉長貳非曰奉吏也曰吾奉法也然而法不決之於官而決於吏非奉吏而何夫是之謂信吏而不信官今有一事於此法曰如是可如是而不可士大夫之有求於吏部有持牒而請曰我應夫法之所可行而吏部之長貳亦曰可宜其爲可無疑也退而

吏出寸紙以告之曰不可既曰不可矣宜其為不可無改也未幾而又出寸紙以告之曰可且夫可不可者有一定之法而用可不可之法者無一定之論何為其然也吏也士大夫之始至也恃法之所可亦恃吏部長貳之賢而不謁之吏故與長貳而可之退而問之吏吏曰法不可也長貳無以詰則亦曰然士大夫於是不決之法不請之長貳而以市於吏吏曰可也而勿亟也何長貳之遺忘而晝取其諾昨吝而今與朝然而夕不然長貳不知也朝廷不訶也吏部之權不歸之吏而誰歸夫其所以至此其始也有端其積也有漸而其成也植根甚固而不可動搖矣然則曷為端其病在於忽大體謹小法而已矣吏者從其所謹

者而中之亦與其所忽者而竊之此其爲不可破也且朝廷何不思之曰吾之銓選果止於謹小法而已則一吏執筆而有餘也又焉用擇天下之賢者以爲尙書侍郎也哉則吾之所以任尙書侍郎者殆不止於謹小法而已是故莫若略小法而責大體使知小法之有所可否初無繫於大體之利害則吏部長貳得以出意而自決之要以不失夫銓選之大體而不害夫立法之大意而已責大體而略小法則不決於吏而吏之權漸輕吏權漸輕然後長貳之賢者得以有爲而選法可以漸革也其下篇曰臣聞吏部之權不與於宰相亦不與於一吏夫宰相之與一吏不待智者而知其懸絕也既曰吏部之權不與於宰相又曰亦

不異於一吏者何也今夫進退朝廷之百官賢者得以用
而不肖者得以黜此宰相之權也注擬州縣之百官下至
於簿尉而上至於守貳此吏部之權也朝廷之百官自大
科異等與夫進士甲科之首者未有不由於吏部也未有
不由於吏部而官者今日之簿尉未必非他日之宰相而
况今日宰相之所進退者臺閣之所布列者皆前日之升
階擢侍郎者也故曰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雖然吏部之
所謂注擬何也始入官者則得簿尉自簿尉來者則得令
丞推而上之至於幕職由是法也又上之至於守貳由是
法也其宜得者則曰應格其不宜得者則曰不應格曰應
格矣雖貪者疲懦者老耄者乳臭者愚無知者庸無能者

皆得之得者不之媿與者不之難也曰不應格矣雖真賢實能廉潔守志之士皆不得也不得者莫之怨不與者莫之恤也吏部者曰彼不媿不怨吾事畢矣如募焉書其役之高下而甲乙之按其役之遠近而勞逸之呼一吏而闔之簿盡矣此縣令之以止小民之爭也吏部注擬百官而寄之以天下之民命乃亦止於止爭而已矣故曰亦不異於一吏今吏部亦有所謂銓量者矣揖之使書以觀其能書乎否也召醫而視之以探其有疾與否也贊之使拜以試其視聽之明暗筋力之老壯也曰銓量者如是而已矣而賢不肖愚智何別焉昔晉用山濤爲吏部尚書而中外品員多所啟拔宋以蔡廓爲吏部尚書廓先使人告宰相

徐羨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羨之答云黃散以下皆委廓猶以爲失職遂不拜蓋古之吏部雖黃門散騎皆由吏部之較選是當時之爲吏部者豈亦止取若今所謂應格者而爲黃散哉抑將止取今所謂銓量者而爲黃散邪原注宋史蘇紳傳上言古者自黃散而下及隋之六品唐之五品皆吏部得專去留今審官院流內銓則古之吏部三班院古之兵部不問官職之閒劇才能之長短惟以資歷深淺爲先後有司但主簿籍而已欲賢不肖有別不可得也臣願朝廷稍增重尚書之權使之得以察百官之能否而與奪之如丞簿以下官小而任輕者固未能人人而察之也至於縣宰之寄以百里之民者守貳之寄以一郡之民者豈不重哉且天下幾州一州幾縣一歲之中居者待者之外到部而注擬縣宰者幾人守貳又幾人

則亦不過三數百而已以一歲三數百之守貳縣宰而散之於三百六旬之日月則一日之注擬者紀名補寡亦無幾爾一歲之間而不能察三數百人之能否則其爲尙書者亦偶人而已矣月計之而不粗歲計之而不精則其州縣之得人豈不十而五六哉雖不五六豈不十而三四哉以此較彼不猶愈乎或曰尙書之權重則將得以行其私柰何是不然昔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而德宗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或受賂者贄諫之曰陛下擇相亦不出臺省長官之中豈有爲長官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則可擇千百具僚其要在於精擇長吏贄之說盡矣今朝廷百官孰非宰相進擬者而不疑也至於吏部長貳之

注擬而獨疑其私乎精擇尚書而假之以與奪之權使得精擇守貳縣宰而無專拘之以文法庶乎天下不才之吏可以汰而天下之治猶可以復起也與

陸清獻曰人才不患其壅滯也天下之才無窮而朝廷之官有限以有限之官給無窮之才前後相守歷歲月而不能郎登庸者勢也是惟上之人有以鼓舞之鼓舞之道得則壅滯之端泯善用才者患無以鼓舞之不患無以疏通之也自古人才之多者莫如三代建官之少者又莫如三代然三代之時不聞有壅滯之患無他鼓舞之道得焉耳鼓舞之道莫若于循格之中行破格之典使中才不得越次而進以守選法之常而英流罔得超擢以登以通選法之變凡令在循候選者宜令所在督撫每歲各以其職業考之與其故者一人上送吏部得越次而選而郡縣有司亦分督撫歲舉其拔者一人使得越次而升越大而選者一省不過歲一人無礙于選法之常而英流之士得以及銓而凡中才者亦將勉自滌勵而不至于委靡自棄選授之期雜途而皆有旦夕可選之望則不見其途升轉之途難雜而皆有旦夕可升之望則不見其難如此尚何雍滯之慮此所謂以鼓舞爲疏通也令任途之所以雍者以流品之太雜也自科目而外有任子又

有例臨有役誠有府史雜流此　朝廷所以廣用人之途
雖不可偏廢然其中豈無冒濫當核者宜嚴其例使一才
一藝皆得躡羅于功名而不至開僥倖之門有貪汚者不
時科參而考課之時尤宜嚴核也漢法長官得自辟曹掾
一時文學才後之士皆出其中宜倣其制令天下長官得
辟有出身士人爲掾吏既可息奸猾之風而士之未就職
者亦得少展其才皆今日疏通選政之道也無大令曰後
世取士之途廣矣科第取之鴻博取之節賊吏貞取之乃
至人貲者取之發進甚多而常有無人之歎豈執事者之
咎吾謂不然登進之法宜有常格以絕奔競之門甄拔之
途必有殊科以收非常之用向之數端者可以得尋常之
士矣若夫奇才智勇抱非常之略者豈府簿從事於此哉
就使數者之中有其人矣責之以科條核之以名實尺寸
之法足以短人彼其所挾持者大區區不足以自見有逃
而去耳況其窮愁失職放浪於風塵測遊之中鬱鬱無所
過又安知其幾輩耶夫有雄材絕智抱濟時之具者此其
人類不能斥斥於言行稱譽之閒矣有不爲乃可以有爲
釋其小乃可以見其大舉世不疑而獨言之者必有觀時
之識舉世其趨而獨不顧者必有經遠之謀援其人察其
議論毋以資格相拘毋以毀譽惑聽是在執事者之鑒擇
矣

紹興三十二年吏部侍郎淩景夏言國家設銓選以聽羣吏之治其掌於七司著在令甲所守者法也今升降於胥吏之手有所謂例焉長貳有遷改郎曹有替移來者不可復知去者不能盡告索例而不獲雖有强明健敏之才不復致議引例而不當雖有至公盡理之事不復可伸貨賂公行姦弊滋甚嘗觀漢之公府有辭訟比尚書有決事比比之爲言猶今之例今吏部七司宜置例册凡經申請或堂白或取旨者每一事已命郎官以次擬定而長貳書之於册示以爲例每半歲上於尚書省仍關御史臺如此則巧吏無所施而銓敘平允矣淳熙元年參知政事龔茂良言法者公天下而爲之者也例者因人而立以壞天下之

公者也昔之患在於用例破法今之患在於因例立法自例行而法廢矣故諺稱吏部爲例部是則銓政之害在宋時卽已患之而今日尤甚所以然者法可知而例不可知吏胥得操其兩可之權以市於下世世相傳而雖以朝廷之力不能拔而去之甚哉例之爲害也又豈獨吏部然哉

原注古無例字只作列禮記服問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注列等比也釋文徐邈音例鄭後人例字至漢書何武傳曰欲除吏先爲科例以防請託杜欽傳曰不爲陛下廣持平例王莽傳曰太傅平晏從吏過例始加人例作例

寇萊公爲相章聖嘗語兩府欲擇一人爲馬步軍指揮使公方議其事吏有以文籍進者公問何書對曰例簿也公曰朝廷欲用一衙官尙須檢例邪安用我輩壞國政者正

由此爾司馬温公與呂惠卿論新法於上前温公曰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足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

員缺

員缺之名自晉時已有之晉書王蘊傳遷尚書吏部郎每一官缺求者十輩〔原注〕世說注引山濤啟事曰吏部郎史曜出缺處當選〔沈氏曰〕史記儒林傳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是漢時已有缺名〔錢氏曰〕韓安國傳梁內史缺漢書甘業言方進雖方為京兆尹時陳咸爲少府在九卿高第陛下所自知也方進素與司直師丹相善霸御史大夫缺使丹奏咸爲姦利請案驗卒不能有所得而方進果自得御史大夫循吏傳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酷吏傳後左馮翊缺佞幸傳其後御史大夫缺薛宣傳御史大夫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今當選於羣卿以充其缺又云會司隸缺況恐咸爲之則西漢已

有缺稱不始于晉也魏書元修義傳遷吏部尚書時上黨郡缺中散大夫高居求之至唐趙憬審官六議遂有人少闕原注缺字同多人多闕少之語而崔湜以中書侍郎知吏部選事至逆用三年員闕令狐峘在吏部楊炎爲侍郎至分闕以惡闕與炎其名相傳至今不改矣

舊唐書德宗紀御史大夫崔從奏兵戎未息仕進頗多比來每至選集不免擬闕留人嘗歎遺才仍招怨望此亦似今之截留候選也

大唐新語劉思立爲考功員外子憲爲河南尉思立今日亡明日選人有索憲闕者載深吞嗟以爲名教所不容乃書其無行注名籍其人比出選門爲衆目所視衆口所訾

亦趦趄而失步矣朝廷咸謂載能振理風俗自今言之不過索一丁憂之闕亦何至見擯於清議邪不知由是心推之則有其親未死而設爲機阱以謀奪其處亦人情之所必至者矣孟子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苟反是而充之其亦何所不至邪願後之持銓衡者常以正風俗爲心則國家必有得人之慶矣

日知錄集釋卷八終